

六子書

酉

禮記

荀子第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
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
則因之而為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
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
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
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
為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在
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

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通也古字性傷謂之病節遇
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也故
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
一焉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
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
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使易使則公
其一人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
修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
於守名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
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

若有王者起必所有修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
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
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
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
者為人之分別制名以持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
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
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
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
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
音清濁調竒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

異香臭芬楚陵二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倉初
反寒也輕滑鉞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
愛惡以心異故猶律文故誤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
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
官之當薄而類然後可也五官薄之而不知心徵之
而無說則入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
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
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
害之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
不可亂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

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共
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有時而欲徧舉之故
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
至於無別然後正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
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
定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
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而為
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別為異者謂之
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
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容也見侮

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爲有名而觀其執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豢不加其大鐘不加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緣無以同異而觀其熟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謂楹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

刑以禁之故辯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故期命辯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辯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

則盡故正道而辭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聽之明而無奪奪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詩曰顛顛節節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此之謂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祿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詩曰長夜漫兮求思騫兮大古之

不慢兮禮義之不徇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訪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捨以爲已寶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噴然而不類諧諧然而沸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蜮則

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

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爲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爲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爲守門欲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爲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必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

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
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爲夫南者之不
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无寡
豈爲夫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其所惡也
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
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
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
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與權俱衡不正則
重懸於仰而人以爲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爲重此人
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爲福

福託於惡而人以爲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道
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別不知禍福之所
託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
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
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爲明其數
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
猶以兩易一也奚得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
爲之不明其數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
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
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

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
 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乎
 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問
 而嗛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
 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故欲
 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
 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
 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纓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
 謂以已為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
 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

不備紉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庑葭藁席尚机
 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
 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
 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已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
 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荀子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入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礪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

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治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爲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者也今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爲君子從性情安恣睢慢禮義者爲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學學者其性善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僞之情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可事禮義者聖人之

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在人者謂之僞是性僞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孟子曰今之人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喪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饑

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饑
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
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
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
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
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
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
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
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
性也故工人斲木而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

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
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聖人之偽非故生於
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
膚理好偷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也感而自然不待
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
謂人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徵也故聖
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
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
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制衆者偽也夫
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

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
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
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國入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
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
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
有之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
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
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
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
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

僞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
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
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
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禮義將曷加於正理
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
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
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
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
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
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之相與也若是則

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隱括之生爲杓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直木不待隱括而直者其性直

也杓木必將待隱括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性的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凡人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僞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

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偽也亦陶埏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偽豈人之性也哉所賤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然則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慕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

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爲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

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
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今使塗
之人伏術爲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
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
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
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
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
不可以相爲也然而不相爲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
塗之人可以爲禹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
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言可以爲

禹是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
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然而未嘗能相
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
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
不可以相爲明矣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
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孥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
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
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爲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
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
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

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
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諳其行也悖其舉事多
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勞魄而毋
用折速粹熟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
為意是役夫之知也。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
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修於
亂世之君下不依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
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
下不知也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
禮恭而意儉大德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

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
廣解苟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
勇也。繁弱鉅黍一作拒來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擻則
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宵
闔閭干將莫邪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
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騶騶騏驥織
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
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叙然後一日而致千里
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
擇賢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

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
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
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僞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
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
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
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不視
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
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愉志無所詘形

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
大夫無流淫之公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
無姦怪之俗無盜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
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
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
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
焉是故刑罰禁暴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爲姦
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
書口凡人自得而非此之謂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

則侮爵當賢則賈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
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
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
爲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
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不
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
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
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
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
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

人胡憚莫懲此之謂也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以義
制事則知所利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
則動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
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
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具有伍子胥而
不能用國至于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
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
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上
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
而下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

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敦慎
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
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
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荀子第十七卷終

荀子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
相何俵俵請布基慎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
勝羣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及其施尊主安國尚賢
義距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
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諛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
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上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
主之孽讒人達賢能迫逃國乃廢愚以重愚闇以重
闇成爲桀世之災如飢具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

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
下武王善之封之於木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
見刻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世之禍惡
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彊配五伯六卿施
世之愚惡大儒逆庄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
綴基畢輪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
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文武之道同伏
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辨法方至治
之極復後王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治復一條
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弃之形是詰

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而有勢直而用拙
必參天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
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
寧明德慎罰國爭旣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勢富君子
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
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爲聖人
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倏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
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廢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
良辨其妖孽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
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泥利兼愛德

施均辯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
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能
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
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
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
舜馴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饗為樂正
鳥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
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傳
敷土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皐陶橫革直成
為輔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

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下隋舉牟光道
古賢聖基必張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
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反為先聖知不用愚者謀
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
指不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
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
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
美豈獨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
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
惡忌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上壅蔽失輔勢任

用讒夫不能制孰或為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周
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
當亂世欲衷對言不從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
則以獨鹿奔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
託於成相以喻意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
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
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
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君
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
孰私王君法儀禁不為莫不說教名不移脩之者榮

離之者辱孰他師刑稱陳守其垠下不得用輕私門
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明有基主好論
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
請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
有節稽其實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
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
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鉞披
滑汨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臣謹脩君制變公察
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賦篇第二十六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立阜非日非月為天下明
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
而伯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
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
小人所不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
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
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賦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
湯武以賢滑滑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
君子以脩跖以空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

正事業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
愚不識願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
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
邪法禹舜而不能揜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
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
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
君子之知 知賦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剡然高以鉅圓者中規
方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壽萬精微乎毫毛而充盈
乎大寓忽兮其極之遠也攝禮兮其相逐而反也印

印兮天下之咸蹇也德厚而不以規五采備而成文往
 來懽懽通于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
 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歛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
 之曰此夫大而不塞者與充盈太宇而不窕入郅宥
 而不偏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訖訖者與往來懽懽
 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息者與功被
 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
 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雲賦

有物於此儼讀如其蟲兮其儼屢化如神功被天

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為

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
 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
 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
 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
 而無牝牡者與多伏而夏游會桑而吐絲前亂而後
 治夏生而惡暑喜温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
 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蠶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

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雜以成文章以能合從

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溥不見賢良

袁宏書院亥

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
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
達而剽趙掉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
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簪以爲父管
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箴理 箴賦
天下不治請陳俛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
日暮晦盲幽闇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從橫
志愛公利重樓䟽堂無私罪人愍革戴兵道德純備
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教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
螭龍爲蠖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
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詳也拂乎其欲
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
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怠也聖人
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
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絀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
服矣琬玉瑤珠弗知佩也雜布與錦弗知異也閭媿
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
爲聰以危爲安以言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荀子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大略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諸侯召其臣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禮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干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禕冕士韋弁禮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古舒字大夫服笏禮也天子彫

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諸侯相見卿爲介以其
教出畢行使仁居守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瑗
絕人以玦反絕以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
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聘禮志曰幣厚
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
其指矣唯其借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
也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
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
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之所以繁也舜曰維
予從欲而治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

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堯學於
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五十不成喪七十唯
衰存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
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
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
者惠焉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
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
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
於禮經而順人心者背禮者也禮之大凡事生飾驩

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親親故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故行禮節也故成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貨財曰賄輿馬曰賄衣服曰賄玩好曰賄玉貝曰舍賄賄所以佐生也贈賻所以送死也送死

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緘喪百里則贈及事禮之大也禮者政之輓也為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即位上卿進曰如之何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天子三策禹見耕者耦立而式

過十室之邑必下殺大蚤朝大晚非禮也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辟君也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先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以長者以養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聘問也享獻也私覲私見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鎗鎗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君於大夫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

諸侯非問疾弔喪不之臣之家既葬君若父之友會之則會矣不辟梁肉有酒醴則辭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易之感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則顛蹙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禮也禮之於正國家也如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米泔逆女霜降殺內卜日一御坐視膝立視足應

對言語視面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
六尺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禮之中焉能累索謂
之能慮禮者本末相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為用
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
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
公以為能變也士有妬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
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奉妬昧者
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妬昧之臣國之歲孽也口能言
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
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

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
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
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太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
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
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
天下鄉善矣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
溺者不問遂遂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
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
而相守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政教習俗相順而

後行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侯來與新有昏暮不事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士大夫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甲志甲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虜也不憂其係纍也而憂其不焚也

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睜而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豕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

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因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文
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多
積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
刑罰之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間飾矣上好富則民
死利矣二者亂之衢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
矣故舊矣與義分背矣上好富人民之行如此安得
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
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謂盛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
首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天之生民非
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

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主道
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
費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
不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齊人
欲伐魯忌卜蒞子不敢過卜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
敢過蒲不知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先王之道則
堯舜已六貳之博則天府已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
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其置顏色出辭氣効無
留善無宿問善學者盡其理善行者究其難君子立
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對君子隘窮而不

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歲不寒無
 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雨小漢
 故潛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而
 聲問遠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謂
 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
 大夫遇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
 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為詩
 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會
 子曰孝子言為可聞行為可見言為可聞所以說遠
 也行為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

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
 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
 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真諸
 隱枯三月五月為櫛菜敝而不反其常君子之隱枯
 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茝稟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
 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
 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
 天子寶子贛李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
 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君子疑則不言

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
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壯不論議雖可未
成也君子一教弟子一學亟成君子進則能益上之
譽而損下之憂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之竊
也學者非必爲仕而仕者必如學子貢問於孔子曰
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
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
曰詩云孝子不匱求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
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於見
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

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
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可息哉
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墮宰如也嶼如也鬲
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
人休焉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
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上
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
有哀焉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
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

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子十
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
其人也而不教不祥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
人而教之齎盜糧借賊兵也不自謙其行者言濫過
古之賢人賤為布衣貧為匹夫食則藜藿不足衣則
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女取此子夏貧
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_也驕我者吾不為
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
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爭利如蚤瓜甲而喪其掌
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交

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新施火火
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
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信與是德之基也
詩曰無將大車維靡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藍直路
作似知而非懦弱易奪似仁而非悍驕好鬪似勇而
非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西米米之於家也
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_也窮故大者不能
小者不為是弃國捐身之道也凡物有乘而來乘其
出者是其反者已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
自纖纖也是故君子蚤絕之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

間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
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語
曰流丸止於甌臠流言止於智者此家言邪學之所
以惡儒者也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
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曾子人魚有餘曰淇
之門人曰淇之傷人不若奧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
乎哉傷其聞之晚也無用吾之所短而人之所長故
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察辯而操僻
勇果而妄君子之所憎惡也多言而妄聖人也少言
而法君子也多少言無法而流涵然雖辯小人也國

法禁拾遺惡民之串無以分得也有分義則容天下
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雖各特意
哉然而有所共予也三昧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
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
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
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飲而不食者蟬
也不飲不食者蜉蝣也虞舜孝已而親不愛比干之
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
而無所辟之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
所短唯唯而亡者誹也博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

者口也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好已能為可用
不能使人必用已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父
質子不及五伯

荀子第十九卷終

荀子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
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
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
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
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
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虽有四海守之以謙
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孔子必為魯相攝朝七日而

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
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
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
而堅三曰僞言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
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
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誅也是
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
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
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

群斯足憂矣孔子居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
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
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
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
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事也三軍大
敗不可斬也獄狂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
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
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
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旣陳之以
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

單之暴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
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
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
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
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
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
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
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
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
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潜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

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
甘有來乎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
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夫水大編
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妨拘曲必循
其理似義其光洸乎不涸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
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
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絜似
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
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
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

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孔子曰如坳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會未如朮贅則具然欲爲人師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糗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以汝以知者爲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爲必用邪閔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爲諫者爲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

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爲不爲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

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北蓋彼皆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未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接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義從命則禽獸不從命則修飾孝子不從命乃

敬故可以從而不從是不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

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三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爲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女聊今夙興夜寐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孝之名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雖

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無孝之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

由是裾裾何也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
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
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且
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
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
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
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
知行至則仁既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子路入子
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己
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入子曰賜知者
何仁者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
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
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
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
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
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衆人法而
不知聖人法而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

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
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
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雍不塞穀
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亡益乎曾
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鼃鼃
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
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
亦無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
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
足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王者

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
不屈義也廉而不剝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見
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
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此之謂也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
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
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諸
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
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
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括之側多

枉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有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

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絢履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纒而乘路者志不在於倉庫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上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

歸五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

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如此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

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丘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榑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君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齊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

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昃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齊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

為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子所以知魯哀公問於
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諄無取口
啍健貪也諄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
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
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命也語曰桓公
用其賊文公用其次也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怒
不任計計勝怒者疆疆怒勝計者亡定公問於顏淵曰
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
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
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駟列兩服入厩定公越
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
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則馬將失
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
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
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
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
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
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
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堯問篇第三十二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
 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
 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
 隅邪夫有何足致也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
 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
 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
 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
 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
 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歸仲之言也曰諸侯自
 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

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
 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侯遂巡再拜
 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
 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
 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
 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
 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
 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
 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
 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

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
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
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
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有三十人貌執之士
者自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十有餘人於是吾僅
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
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
吾薄爲之貌下士吾厚爲之貌人皆以我爲越踰好
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
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爲戒矣夫仰祿之士猶

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爲
賤舍富而爲貧舍佚而爲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
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語曰繒丘之封人
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
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
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
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
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
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
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

焉多其功而不息爲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
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紂剗王子比
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荀子第二十卷終

